

石濤與畫語錄研究



石濤與『畫語錄』研究

韓林德 著
江蘇美術出版社

石涛与《画语录》研究

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阜宁人民印刷厂印刷

1989年10月第1版 1997年11月第6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25

印数：15001—18000册

书号：ISBN7—5344—0088—0

J·89

定价：8.60元

社址/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电话/3308318 邮编/210009
发行科/南京市湖南路54号
电话/3211554 邮编/210009

目 录

序	汪世清
序	高尔泰
引言	(9)
【上编】石涛传略	(13)
第一章 “靖江后人”罹国难， 少小“剃发为比丘” (1642年—1665 年)	(14)
第二章 旅居宣城游黄山， “搜尽奇峰打草稿” (1666年—1680 年)	(24)
第三章 禅寄金陵长干寺， “一枝寥寂真余计” (1680年—1689 年)	(35)
第四章 “踏草幽蒨”入燕京， “诸方乞食苦瓜僧” (1689年—1692 年)	(52)
第五章 栖息扬州多叹嗟， “冰霜历尽返天涯” (1692年—1707 年)	(61)
附录：	
一：石涛年表	(97)
二：清代人所撰石涛小传选	(111)
三：前人评石涛画	(116)
【中编】石涛《画语录》的美学思想	(123)

第一章 中国山水画之画理	(126)
第一节 石涛论中国山水画“一画”的美学本质	(126)
第二节 石涛论笔墨与蒙养、生活	(139)
第三节 石涛论绘画的法则与自由	(146)
第四节 石涛论绘画的继承与创新	(149)
第二章 山水画的创作活动	(157)
第一节 山水画创作活动的基本特点与山水画的美学特征	(157)
第二节 笔墨线条与皴法	(164)
第三节 点的妙用	(170)
第四节 山水画的布局章法(“境界”)与山水画中景物配合和意境开拓的窍门(“蹊径”)	(173)
第五节 “画法关通书法津”	(180)
第三章 作为创作主体的画家	(183)
第一节 远尘、脱俗的生活态度和审美心胸(《远尘章》、《脱俗章》)	(183)
第二节 在生活中加深对山川自然之美的直接感受和创作中提高心与手、手与笔墨的谐调关系(《尊受章》) ..	(185)
第三节 全面把握山川自然之美的本质特征(《山川章》、《海涛章》、《四时章》)	(190)
第四节 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致力提高山水画创作的素养(《资任章》);	(192)
【下编】石涛《画语录(十八章)》注译	(198)
【后记】	(256)

序

石涛逝世于康熙四十六年丁亥（1707），到今年已经整整二百八十年了。在他逝世后，他的艺术声誉越来越高，影响也越来越大，而了解他的生平和艺术思想的人却越来越少，直到近五十年来才开始对他有了比较系统的研究。最初的成果，前有傅抱石的《石涛上人年谱》（1948年上海京沪周刊社出版，他的工作是1936年前后做的），后有郑拙庐的《石涛研究》（1961年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他的工作是1946年前后做的）。作为系统研究的奠基工作，他们的研究及其成果是值得赞许的。但是由于资料的局限性，他们作出的一些结论未能与实际相符，也是无须否认的事实，当然不能因此而责备他们。六十年代以来，一些重要资料的陆续发现，使石涛研究有了更多的可靠依据，因而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现在又过去了二十多年。海内外研究石涛的越来越多，已取得许多超越前一时期的成果。对于石涛的身世、生平、行迹和交游已经大体上比较清楚，对于他的艺术思想也通过《石涛画语录》的研究

获得更多的了解。这自然是很大的进步。然而如果稍加考察，便可发现有些问题仍有待澄清，有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讨。韩林德同志正是在孜孜探索这些问题的基础上，用美学的观点剖析石涛的艺术思想，写成《石涛与〈画语录〉研究》一书，这无疑是在近年来石涛研究的一个最新成果。

无论是在创作实践或绘画理论方面，石涛给我们留下的一份遗产都是极其丰富的。特别是在理论方面，他的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在中国绘画史上，虽非空前，也属少有。我之所以强调理论体系，是因为在绘画艺术思想和技术的各个方面都有他的精湛见解，而且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逻辑结构。这套理论不仅仅是石涛个人实践经验的结晶，而且包含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广泛而深入的理解，对中国绘画史的发展不断加深的认识，对同时代艺术家的成就所作的深刻的剖析。尤其可贵的是，在石涛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套理论体系所起的指导作用。《石涛画语录》是这套理论体系的集中体现，因而成为人们研究石涛艺术思想的主要对象。就我所知，近二十多年来，海内外研究《石涛画语录》的专家、学者已经出版了好几本专著和许多篇论文。这些专著和论文都就《石涛画语录》的内容及其所反映的石涛的艺术思想，从不同角度作了分析和阐述，都有各自的独到见解。但一般说来，他们大多着眼于石涛艺术思想的真谛和渊源，而很少着眼于石涛绘画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及其重要意义。要探讨石涛绘画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还需要从他的作品的意境、内容、形式和风格等多方面进行综合的考察和分析。目前似乎还很少有人去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我期待着这项研究工作能引起更多关心石涛研究的人的注意，从而得到更好地开展。

毫无疑问，对石涛绘画理论体系的探索必然与研究石涛的艺术思想及其发展密切相关。石涛从十岁开始学书画，直到逝世，书画创作是他日常生活中的主要活动。除了最后十年定居扬州以外，他长期生活在寺院中，却又与一般僧侣不尽相同，砚田笔耕是他真正的生活。他的精神世界是一个世俗的艺术世界。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艺术思想必然是复杂的，而且在一生中是几经变化的。从所受传统思想的影响来说，儒释道三家都对他的深刻的影响，但他的艺术思想的形成决不是三家思想的简单综合。究竟石涛的艺术思想实质是什么，特点又是什么，都需要既从绘画的技术方面，又从美学的角度，作深入的探讨。用美学的观点来对石涛的思想进行系统的剖析和阐述，早在四十多年前虽然已经有人在这方面做过工作，但问题却远远没有得到解决。我期待着这项研究工作能引起更多的关心石涛研究的人的注意，从而得到更好地开展。

在科学研究领域里，每个人的工作都是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且也为后人的工作打下更深厚的基础。五十多年来石涛研究的工作便是这样后浪推前浪，不断向前发展的。我欣喜地看到韩林德同志的新作问世，我更期望着在石涛研究领域里不断地有更多的新作问世。

汪世清

1988年3月8日

序

中国画何去何从？文艺界已经讨论了很久了。主张反传统者，每每引用石涛。石涛关于“画者从于心”、“无法之法乃为至法”的种种理论，在师古之风和门户之见盛行的清代，的确是发聋震聩的空谷足音，对美术发展的衰颓趋势起了一定的振兴作用，可资今天反传统的新潮理论家们引证。另一方面，坚持继承传统者，也每每引用石涛，来证明反传统精神本身就是传统。并非一介石涛，果有如许神通，可资二百余年后互相对立的各种观点任意引证。之所以出现如此情况，乃是因为我们文艺理论界一些同志，往往为了追求直接的实用性，而把客观的历史材料作了有利于自己论据的处理。这也难怪，“匡时济世”的学术传统，灾难深重的民族命运，僵死、单一的大一统文化环境，常常使我们情不自禁地以学术为手段而不是目的，去应付当前极为迫切的许多现实问题。

应该说，相对于脱离现实、逃避现实、“为艺术而艺术”、“为学术而学术”的那种风气，“匡世济时”、“经世致用”的艺

术观和学术观，无疑具有更多的积极意义。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不能超越自我，过分纠缠于一时一事的纷争，有时反而会降低学术本身的使用价值。石涛学说被研究者们朝不同的方向广泛引伸，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在这样的情况下，倒反而是那种不带感情、不抱成见、超出于一时一事的纷争之上的研究工作及其成果，从长远来看更具有积极意义，更加可贵。正因为如此，韩林德的《石涛与〈画语录〉研究》一书的出版，就值得我们高兴和重视。

作者不用自己的观点来臧否石涛，也不把石涛削足适履以适应自己的理论需要。他只是冷静客观地力求拨开历史的迷雾，还石涛以本来的面目。换言之，他不是为了证明什么与石涛无关的某种当代文艺思潮而研究石涛，他是为石涛而石涛。这就使得这部著作，具有鲜明的认识性、客观性，以及与之相关的描述性与精确性。而这，正是我们在强调以人文精神统帅学术研究的同时，仍然应当充分重视的一个方面。

作者韩林德是治中国美学史的专家，不但国学基本功雄厚，对西方美学及其动态趋势也十分熟悉。从先秦到晚清所有主要思想家的美学观点，他都在把握整体脉络的基础上分别一一作了专题研究。发表出来的一系列专论，都以其资料的丰富和逻辑的严谨，受到学术界的好评。现在他凭借其深厚的功力，来论述石涛的一家之言，厚积薄发，以大观小，自然不同凡响。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有幸同老韩一起共同工作几年。那时大家对工作都有一个长远的打算。例如研究中国美学史的，几年先秦，几年汉魏晋，几年唐至清，都有具体计划；研究外国美学的几年西方，几年中国，几年东西方比

较，都有一个通盘安排。唯独我，没有这种学术素养，常常不是根据研究计划，而是根据一时一事的心绪来写文章。常常不是把重点放在美学上而是放在人的问题和异化问题上，东游西击，不务正业。老韩和其他朋友多次批评我感情用事，我都没有重视。现在将近十年的时间过去了，他们许多结构宏伟、体系完整的大部头专著一本又一本相继问世，而我至今只能出点论文集，相比之下，寒酸得多了。这也是自食其果吧。杜甫诗云：“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如果精神的东西和物质的东西能类比，那么也可以说知识学问也象权势和财富，不是凭灵感或智力可以发家的。学问和知识的积累也应须早早致身，经过多少年长期不懈的努力才能够期大器于晚成。“失去的时间”是不能“追回来”的，那么读老韩的书，也算是我们分享他的一份财富吧。

当然这里所说的财富是精神的财富而不是物质的财富。说到物质的财富，老韩的情况恰恰相反。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美学室的研究人员，他爱人孙祥秀在人民出版社当编辑，生活清苦。孙祥秀身体不好，孩子更常常有病。我在北京的那阵子，他们一家三口挤在一间狭小的屋里住。做饭、吃饭、睡觉、读书、工作都是这同一间屋，走进去简直转不过身来。有时留我吃饭，就用几张方凳拼起来当桌子，连菜碗酒瓶都放不平稳。即使如此，他也还是十分快乐，健饭豪饮，谈笑风生，从来没有叫过苦。只要有书可以读到深夜，他就不觉得苦了。箪食瓢饮，一编在手，时代和社会动荡的风风雨雨，就都一概恍如隔世了。“吾庐小，在龙蛇影外，风雨声中，”令我不胜惆怅之至。有时我忍不住发一点政治牢骚，他就要扶一扶架在络腮胡子上的深度近视眼镜，

诚恳地劝告我：“这些都是过眼烟云，不值得去烦。”“只有学术才是永恒的，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嘛。”由于经常发牢骚，他这话我听过好几遍了。所以我常说，他是“大隐隐于朝市”，他听了笑笑，不以为意。

但是在这种标准的学者风度后面，他也仍然有他与时代同步的是非观和正义感。不过是不轻易流露，更不任其影响自己的学术研究罢了。后来我由于得罪了某领导而被赶出北京时，气氛颇为紧张，处境颇为困难，那时帮我包装托运行李书籍并送我上车站的，就是这位韩林德。临行时他还书写了一首送我去大西北的诗相赠，（美学室另一位同志初稿，他修改定稿）诗云：“书生挟策成何事，飘摇万里度龙沙，钢筋铁骨风云后，却与胡僧话落花。”我至今珍重保存，作为那一段难忘岁月里友谊的纪念。现在我来为他的著作写序，自然不免感慨万千。感慨之余，也悟出了一点做学问的道理。

我常说做学问应当立足于现实，能满足时代进步的需要。我常说不要象愚鲁的农民耕种脚下的土地，而不要象伟大的哲人俯瞰茫茫宇宙。这话其实也有些偏激。处在民族多难、国运维艰的现实潮流中的我们，面对着纷至沓来的横蛮要求和残酷迫害，常常情不自禁地要想通过文化研究来匡正某些有害的时弊，从而起作用于社会制度的变革。在这个过程之中，就不免以一时一事的情绪冲动，来代替冷静深远的学术思考。这样做，其实未必就一定起到积极的作用。学术研究对于社会进步的作用常常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不是速效的而是长远的。有时，象老韩那样，由于不卷入当前争论，反而更有助于许多争论不休的问题的澄清。所以我们在反对脱离现实的“为学术而学术”、“为艺术而艺术”等

等的同时，也应当反对那种为满足一时一事的直接实用性，而牺牲文化科学本身所固有的内驱力。当然，在终极意义上，这内驱力还是人所赋予的，仍然是人类追求进步的行动工具。但是为要充分发挥工具的作用，有时则需要把它当作目的来对待，在这个意义上，为学术而学术的著作仍然有它的价值。这就是所谓的学术价值。老韩此书的价值，首先就是它的学术价值。“知君犹有连城璧，凌云待看鸣珂时。”他日相逢，又当刮目相看矣！

高尔泰

引 言

十七世纪与十八世纪之交，中国画坛升起一颗至今光芒未衰的“巨星”，他就是石涛。

石涛的画，笔意纵恣，脱尽窠臼，跌宕排奁，百姿千态。不独与他意气相投的革新派巨擘八大盛赞其画“独成一家”，就是与他审美趣味迥异的正宗派大师王原祁也不得不推许他为“大江以南第一”。石涛的画冠绝一时，而与画浑成一体的诗和书同样超群出众。在有清一代的艺术苑中，诗书画享有“三绝”之誉的大家屈指可数，而石涛是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位。

石涛在绘画创作领域独树一帜，在绘画理论领域则别具只眼。他撰写的《画语录》，堪称中国绘画美学的经典之作。在这部专著中，他反对画坛因循守旧的习气，坚持“师古化之”、“借古开今”的立场；反对画坛拟古成癖的积弊，强调“搜尽奇峰打草稿”的思想；反对画坛拘守成法的颓风，提出“无法而法，是为至法”的观点。凡此种种，为中国画家摆脱“外物”的束缚，奉造化为师，做山川之友，

进入审美主客体统一、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统一的自由境界，燃亮了一盏指路明灯。在这部专著中，石涛借助理性思维，还对中国画的丰富创作经验予以升华，提出“一画”论思想，深刻揭示了中国画（以至中国一切“线”的艺术）的审美本质，从而将中国绘画美学推向新的高峰。

石涛无疑是旷世奇才。在他身上，绘画艺术家与绘画美学家圆融一体。纵观中国绘画史，能将艺术实践与艺术理论完满地统一于一身者，除石涛之外，尚不见堪与之比肩并立的第二人。

石涛是画坛的一代大师，然而他的一生却是在苦难中度过。他本是明王子，但是出生不久即碰上国破家亡的厄运。为了免遭清兵的斧钺增缴，他幼年即被迫遁入空门。晚年，禅林的风波以及人生观的移易，又促使他“向上一齐涤”，蓄发做了道士。他终生流落他乡，但几十年间，无时无刻不在想念哺育过他的故国。郑板桥有诗云：“国破家亡鬓总皤，一囊诗画作头陀。横涂竖抹千千幅，墨点无多泪点多。”（《题屈翁山诗札，石涛、石谿、八大山人山水小幅，并白丁墨兰共一卷》）真切地写出了石涛不幸的一生。

我酷爱石涛的画，盛赞他的美学思想，异常钦佩他的艺术创造精神，也十分同情他的不幸身世。这几年，我对石涛的生平以及《画语录》的美学思想作了专题研究，现将初步成果汇成这本小册子，上编为石涛传略，中编为《画语录》美学思想，下编为《画语录》注释和今译，总的目的是，想对石涛在中国绘画美学史上的地位作一公允评价，以纪念这位旷世奇才逝世二百八十周年。

上 编

